

新春走基层

这是行驶在崎岖山道上的特殊巡诊，也是山里老人们最盼望的相遇。对于医生王庆伦和周江松来说，每月数次的颠簸已成日常；而对散居各村的老人而言，这辆白色小车的到来，意味着健康和心安。

2024年12月以来，这辆白色小车载着医生、药品和能即时报销的医保系统，走遍山乡，将“流动医院”开到村民家门口。

2月2日，记者跟随“流动医院”，记录它从出发到问诊的完整行程。



“流动医院”行进在乡村路上。(马云才 摄)



医生为村民量血压。(马云才 摄)

凤冈：“流动医院”行驶在乡村路上

全媒记者 庞飞 马云才 陈春江 徐华蔚

山路

停在凤冈县总医院新建分院门口的这辆白色小车，格外引人注目——车顶加装了蓝色灯箱，车身两侧印有“凤冈县流动医院”大字，大字旁印着红十字标志。

打开车厢，这个不到四平方米的空间显露出全部“奥秘”：左侧是整齐排列的工作台，上方摆放着听诊器、血压计、心电图、笔记本电脑，下面的柜子里则是制氧机、药箱等。

车顶的LED灯和角落的静音空调，保证着无论寒暑都能有一个适宜的诊疗环境。

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”医生周江松拍拍车身，语气里透着自豪，“一辆车加设备花了30多万元，都是县里专门配的。”

“流动医院”出诊，一般是三人同行，一名驾驶员，两名医生。今天这一趟，周江松的搭档是王庆伦。

此时，王庆伦正把最后一个药箱搬上车。

王庆伦2021年从贵州医科大学毕业，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3年“规培”后，2024年入职新建分院。

“降压药少了三盒。”王庆伦清点后轻声对周江松说，随后转身跑回药房。多备几盒药，这趟巡诊他心里才踏实。

上午九点，“流动医院”准时出发，驶向大山深处的官田村复坝组。通组公路随山势起伏，车轮轧过坑洼处时，车身剧烈颠簸。

“开慢点，我怕要吐了……”坐在车里的王庆伦话没说完，脸色已经开始发白。他一只手紧紧抓着车门上方的扶手，另一只手按着胃部。

这几乎是他每次下乡的“必修课”。他苦笑着说：“我本身就晕车，

这山路又颠，基本上每次都吐。”

有一次巡诊途中，他实在忍不住，让同事停车，蹲在路边吐了整整五分钟。吐完了，漱漱口，又上车继续赶路。

车在崎岖山路上行驶了约半个小时，远远地，官田村复坝组的轮廓出现在山坳里。

村口的空坝上，20多名老人早已等候多时。他们有的提着自家的小板凳，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被家人搀扶着。

看见熟悉的白色小车出现在面前，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车子缓缓停稳，两名医生推开车门下车。王庆伦深吸了几口山间清冷的空气，努力压下胃里的翻涌，然后转身，从车上搬下那个蓝色的人体训练模具。

新的一年诊疗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变化

肖平学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眼前的这辆“流动医院”车，虽然才启用一年多，却承载着一场持续多年的基层医疗改革所积累的期望与探索。

即便近年来基层卫生室不断建设完善，但对于凤冈县分散在山间的众多失能、半失能老人来说，走到卫生室的那段路，依然不方便。

“以前我们也‘下乡’，但那是两码事。”凤冈县总医院新建分院院长付洪坦言。那时的“下乡”，更多是义诊和巡诊。医生带着听诊器、血压计，到村里给群众做简单的健康检查。发现高血压，只能口头嘱咐“要吃药”；测到血糖高，只能说“要去医院看看”。没有药，不能治疗，更不能结算——医保系统无法延伸到村头田间。

群众看完义诊，该去卫生院的还得去，该自己买药的还得买。对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、偏远村寨的村民来说，“看病远”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

转折发生在2024年12月。凤冈县在贵州省率先启动“流动医院”改革，投入260余万元，将14辆车改造成标准的移动诊室。每辆车配备心电图机、除颤仪、便携式B超等设备，储备药品200余种。

更关键的是，通过专网连接和系统改造，这些“流动医院”被正式纳入乡镇卫生院门诊统筹——它们在法律和制度上，成了卫生院延伸的“门诊部”。

“这意味着三件事：能看病、能开药、能报销。”付洪说。

变化是实实在在的。截至2025年底，凤冈县“流动医院”累计服务群众超过4万人次，其中失能、半失能老人超过3500人次。

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：偏瘫在床的老人终于能定期测量血压血糖了；山坳里的村民突发胸痛，及时做了心电图并转诊；慢性病患者不用每月奔波，在家门口就能调药、复查……

下午三点半，官田村复坝组的诊疗接近尾声。最后一位村民拿完药，道谢离开。

王庆伦和周江松开始收拾设备——医疗仪器仔细固定，药箱清点后上锁。白色小车的后门缓缓关上。

车子启动，驶离村口。后视镜里，还有几位老人站在路边，朝着车子挥手。王庆伦也抬手挥了挥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——返程的山路，也许还要再晃一次车。周江松默契地递过来一瓶水，然后也靠在椅背上。

对于这两位年轻的医生来说，这种每月数次的旅程，是他们基层医疗工作的一部分。他们知道，明天，这辆白色小车又将开进另一个山村。那里也会有老人在村口等候，也会有无数声朴素的“谢谢”。

课堂

“今天咱们先学点救命的本事。”王庆伦和周江松把人体训练模具放在屋檐下的空地上，让村民们围拢过来，形成一个半圆。

“如果说你压少了，心脏和头头的血不够，一样没效果。要压重一点，但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——太快了他受不了，太慢了供血不够。”王庆伦半跪在地，双手交叠放在人体模具的胸部，身体前倾，开始有节奏地按压，“一分钟100到120次，可以像这样数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……”

围观的村民们眼神专注，有的默默地跟着数数，手在空中比划着按压动作；有的眯着眼睛，身体不自

觉地前倾，生怕漏掉一个细节。

人群中，60多岁的严成友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眼睛盯着王庆伦手上的每一个动作——手掌放哪里，身体怎么倾斜。

当王庆伦讲解到“要首先摸心跳有没有”时，严成友下意识地把手按在了自己胸口。“我可以试试不？”讲解刚结束，严成友第一个举起手。

严成友走到人体模具前，站了几秒，像是要再回忆一遍刚才的动作，然后才慢慢弯下腰，双膝跪在水泥地上。第一下按压很轻，几乎只是碰了碰模具。

“用力点嘛，么爸！”围观的村民中有人喊道。王庆伦蹲到他身边，

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动作，“手掌放在正中间，不是这里，再往下一点……身体要前倾，用上半身的重量，不只是手臂的力气。”

严成友点点头，再次按压。这一次，力度明显大了，动作也标准了许多。“这样对吗？”他抬起头。

“对！就是这样！”接下来的按压一次比一次有力，一次比一次流畅。

当评价他“做得比较标准”，严成友停下动作，抬起头，脸上绽开了自豪的笑容。

“标准吗？那我都可以当医生咯！哈哈……”爽朗的笑声传开来，其他村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问诊

培训结束，“流动医院”正式开诊。王庆伦负责接诊，周江松负责开药。

没有喇叭喊话，没有排队叫号，村民们秩序井然，耐心等待。他们大多彼此熟识，排队时低声交谈着家长里短。

第一个上车的是73岁的陈桂方，他熟练地卷起袖子。“王医生，我最近头晕得厉害。”

“吃药了吗？”

“最近都坚持吃的，但今天没吃。”血压计的数字不断跳动着。王庆伦盯着刻度，眉头微皱。“180/95，你这个有点高哦。我拿颗药给你吃。”王庆伦一边打开药瓶，一边嘱咐：“药要按时吃，油和盐都要少吃点，晚上泡泡脚。下个月我们再来，看能不能调调药。”

最让村民们安心的，是那个放在诊疗台下的蓝色药箱。

周江松打开箱盖，里面整齐排列着数十种常用药：硝苯地平、二甲双胍、阿司匹林、感冒灵颗粒……“主要是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慢性

病药。”他拿出一盒降压药，“村里的高血压患者多，所以降压药是必备的，而且有好几种。”

看着陈桂方老人服下药，王庆伦又嘱咐旁边的家属：“过半小时再量一次血压。如果还是高，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车回卫生院去再看看。”

对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，“流动医院”的服务更加贴心。

77岁的李洪喜拄着拐杖，颤巍巍地挪到车旁。人们主动为他让开了一个位置。王庆伦见状，立即拿着血压计和听诊器起身，走下车去。

“您坐，慢慢来。”他搀扶老人坐稳，弯下腰，为他卷起衣袖量血压，又仔细进行了心肺听诊。

“国家好啊，把药送到家门口。”李洪喜听力不好，记者问了几个问题他都没听明白，嘴里只是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，“我腿脚不行，走不了远路。他们每次都来，每次都来啊……”

问诊过程中，周江松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一直亮着屏幕。这是“流动医院”的“智慧终端”——通过移动网络，它直接连接凤冈县医疗健

康信息平台。医生在这里开出的每一张处方、每一次诊断，都实时同步到系统里。

“以前我们下乡，就是量个血压、听个心肺，发现严重问题只能建议去医院。”周江松一边录入处方一边说，“现在不一样了。我能在这里直接调阅患者的健康档案，看他之前的检查结果、用药记录。开药也能直接进入系统，药房那边实时就能看到。”

王庆伦给肖平学夫妇看完病，周江松在系统里完成发药操作，随后从药箱里取出两盒降压药、一盒降糖药。“现在一共是四十五块八。”他说，“报销后，自付十块二毛五。”

肖平学告诉记者，以前他和老伴看病开药，得走路或者骑三轮车去镇卫生院。“来回要半天，要是下雨下雪，根本不敢出门。”他说，“现在医生到家门口了，看完病直接拿药，还能直接报销——方便得很！”

他竖起大拇指，这个简单的动作里，是山区群众对“流动医院”最朴素的肯定。



村民有序排队问诊。(马云才 摄)



医生给村民开药。(马云才 摄)